

岁月·舍得

蒋勳

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舍不得。婴儿时舍不得奶嘴、奶瓶，有人拿走了，就要大哭。童年时，舍不得的东西渐渐多了。可能是一种带奶味的糖，可能是某一个小熊布偶，或者，再大一点，舍不得的是幼儿园一个会唱歌的玩伴。



每个人的舍不得，到了少年时，会有不同的分歧。那时候还记得曾经舍不得带奶味的糖，为失去那颗糖伤心。但是不能理解了，为什么口腔里那种强烈的舍不得不见了。很长的人生里，一次又一次经历的“舍不得”，当下难忍，一旦过去了，好像突然踩空一脚，梦中惊醒，怅然若失。

我舍不得的少年之初混合着血和酒的身体，战栗和痉挛的痛，也曾如糖的奶味在岁月中逝去吗？

慢慢知道，真正舍不得的，竟然是岁月。奶味的糖，身体上混合着血和酒的痛，都在岁月里。像一重一重的落叶，化为尘泥，却不曾消逝。

在岁月中行走，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，总是盼望着看一树一树的花开花谢。苦楝花的粉紫，白流苏像雪纷飞，木棉鲜亮亮丽。等到刺桐花的艳红来了，已是谷雨、立夏，接着就是小满、芒种。

芒种是《红楼梦》里少女跟花神告别的日子，把彩线绣的马车系在花树上，有千万种舍不得。黛玉这一天唱了《葬花吟》：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。

立秋以后，我常在河岸边行走，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……栾树黄花落后纷红的荚果，一片一片飞起的芒花，是两千多年前就在舟子口中咏唱的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季节。岁月如斯，他有多少的舍不得，在水上“溯洄”“溯游”，怅然若失。

青年岁月，花开烂漫，舍不得的也只是一季一季的繁华。

一直记得晏几道《小词》里的句子：“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。”晏几道有许多舍不得的春天。这几年常在小雪、大雪时节去北国看繁华落尽的洁净空白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岁月逝去，繁华逝去，可以很安静看雪片飞落，小寒、大寒，在很多舍不得与舍得之间，会读懂口腔里还眷恋奶味之糖时读不懂的“晚来天欲雪”。

我们舍不得，或舍得，岁月都这样日复一日。庚子年有大疫病流行，死亡，惊慌，恐惧，与亲爱者诀别，或许会对舍得与舍不得有更多一点领悟。漫漫长路，即将辛丑，敬拜岁月，众生平安。

我的姨公王个簪是海门人，他是原上海中国画院第一副院长，正院长是丰子恺先生，第三副院长是贺天健。丰子恺不太来，画院日常工作由王个簪主持，人们都称他王个老。

王个老平常话语比较少，只有遇上对路的人，他才变得十分健谈。我那时经常去看他作画，时间长了，他会一边作一边画。在我的眼里，王个老才气过人，来家里的都是社会名流，也有客人提着条子来索画，他很少当场作画，我在旁边会请客人把地址留下，日后再去邮局寄过去。

王个老绘画有个特点，先用脑构思，下笔非常果断。如创作大型作品，先画草稿，正式作画时，非常讲究运笔，此时构图已在胸中。他的风格是吴昌硕一路，大写意，崇尚简练，粗犷豪放，一笔就是一笔，极少复笔，画兰不画叶，简



百年陆家嘴·烂泥渡 (藏书票) 金大鹏

洁明了。姨公曾对我说，“能简则简”，他补充道，有句海门话叫“少者多味，多者无味。”让我印象深刻。有一次去，姨公特别

忆姨公王个簪

龚晓琴

高兴，画改完后他说：我画给你看。他有一支大兰竹，笔头已经全部脱掉了，但他非常喜欢，画点时就想到它，我在旁也会顺手提给他。他说这支笔很称手，非常听话，想画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。那天他和我说话，这张画如画好了就送给你，他用这支笔给我画了幅梅花图《春暖花开》。这自然是王个老奖励后进的方法，但是这种的奖励方法是他平时不常用的。尤其是当场开笔，真觉得有些受不起，也更觉得郑重而宝贵。很小心地什袭珍藏。他的砚台非常干净，画画时都是现磨的新鲜墨。他用纸讲究，颜色要干净，有定点生产，一般要存放多年。他讲，旧纸用起来服帖，笔触看得清楚。他画的梅花，寥寥数笔，来去笔路都很清楚。他说，这是他追求的风格。我观他作画时，有种胸有成竹的感觉。

姨公对人非常和蔼可亲，但在指导我作画时有直爽的一面。譬如，我在写竹时，他直言不讳批评我画的竹子朱粉气太重。我后来反复推敲姨公给我画的一幅竹子，找不出败笔。竹子最难画的是相互间的关系，也就是说笔与笔之间的“眼”最难处理，而王个老画的竹子将“眼”留得无比清晰。

在我记忆中，姨公除了绘画以外，对学生的教育也是很负责的。他早年在上海美专教中国画，是

国画系主任。我每次夹了一卷画去求教，姨公非常认真地一张张看，看了后他选出两三张，动笔给我改。姨公会说这里不对，那里存在的缺点是什么，他是带着教育家风格带学生的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画了幅牡丹去求教姨公，他拿根碳条边画边指导我画牡丹的要领。他说：写意画必须落笔形成，一气呵成。因此在创作前必须把所描绘的对象通过观察和写生，把各种物项默记在心，做到意在笔先，胸有成竹。画牡丹先是画花冠，先蘸少量白粉和适量曙红略加调合，再蘸胭脂并加少许墨汁，轻微调动笔头，使笔头呈现深红、粉红、粉白、水润等不同色阶，先从花心画起，逐步向外扩散，画完花瓣，待未干前，再蘸墨汁，毛点花蕊，其次画叶子。勾叶筋是画叶子成败的关键，为了丰富画面的层次，待叶子干后，用花青、草绿稍加墨汁调后衬以淡枝，淡叶以增强画面的层次感、厚重感、最后画枝干。这样看稿子，对学习的人来说蛮宝贵的。每次也要花上半个多小时，才能将几张画改完。

姨公说：喜欢画画要多读点书，读到好的句子摘抄下来，熟记于心。诗句要好，题的位置也要恰当，整个画面章法布局才舒服。画家的文学素养是靠平时积累的，到时候就可以借用。我问这样做，会不会算抄袭。他说偶尔有几句子借用是允许的，一直抄是不行的，证明你肚子里没有货识。这天临近春节，86岁的姨公心情很好，作诗一首：年方毫耄不服老，犹愿书写真感情。善报砚田要奋发，时时学习竞中青。

北京飘起第一场雨夹雪的那天，含苞的睡莲由温暖的南国空运至北地。从快递小哥手里接过用塑料薄膜紧裹的花束，我习惯性地捏了一把茎秆，软塌塌地，少了柔韧的活力。

心里一沉，快步上楼，急吼吼地拆开。花筒倾斜45度，将茎秆底部剪去一段。大开水龙头，对着倒置的茎秆迅速冲水。不一会儿，睡莲的身姿就挺拔了，因长途缺水而打蔫的它们，苏醒了。

茎秆依然是细脚伶仃的古铜色，隔着翠绿花苞，依稀可辨徐徐向外鼓胀的藕荷色花瓣。睡莲沐光，才盛开。这是我第二次订购。本以为雷雨突袭，路上会耽搁几天。没想到，如期而至。看来，睡莲也配得上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诗：不畏雨，不畏风，也不畏冬雪和酷暑，有一个结实的身躯。

知道睡莲，是因为莫奈。巨幅油画《四季睡莲》，是这位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最后的作品，现存于英国国家美术馆。画作之所以旷世，是因为颜色独特，

确切地说是考虑到光与影的作用，画家绘制出来的色彩。画面物体是抽象的，浅白、鹅黄或粉蓝，一圈又一圈，让人分不清是垂柳、睡莲，还是水波。莫奈晚年避世吉维尼，那是距巴黎八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，塞纳河静静地流过。莫奈在此建花园，挖池塘，种睡莲，与其说老画家沉迷东方诗意，不如说他热爱生活。

莫奈晚年画作的色彩，扑朔迷离，如神来之笔。蒋勋说，莫奈那时已患眼疾，观察日光照射下的颜色与常人无异。可我家的睡莲，的确白日光线强弱而颜色不一。晨曦微露，花朵是艳粉的，正午太阳高照，花瓣绽放，呈深藕荷色。待到太阳落山，藕荷色略微浅了一点点，花苞渐渐裹紧了。

睡莲朝开暮合的习性，有点像牵牛花，日本人的朝颜。牵牛花以紫色、粉色居多。东野圭吾的《梦幻花》，讲的就是一个因抢夺稀有黄色牵牛花而引发的命案。花卉爱好者说，黄色牵牛花，我们自古就有。通过基因技术，现代传入日



妈妈真正的衰老是从2017年开始的，当时89岁。此前，她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，脑子和腿脚都很好。

我每个周末都陪母亲出门，南京路、外滩、浦东滨江大道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我们一起走路，聊天，看着窗外的街景，回忆过往的生活。上海小吃很多，母亲最爱吃的是炒面、馄饨、烤鸽子、生煎，我们边吃边聊，日子过得悠闲。

那时母亲身体好、心情也好，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，携手走在上海繁华的街头，心里格外温暖。

她也常对我说，“你父亲63岁就过世了，我都快90岁了，没有想到晚年这样幸福，你们几个兄弟对我真心实意，我知足了。”

那时，我和母亲外出都乘地铁，母亲脚步稳健，一个人在地铁口上上下下，毫不费力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多次满街找厕所，控制不住。从那开始，母亲外出渐渐少了。

没多久，母亲就不能走路，需要用轮椅，我也偶尔推着母亲坐着轮椅就近转转，但再也不能上下地铁和公交了。2018年，母亲还几次在家摔倒，骨折卧床几个月，身体机能明显下降。

2019年的一天，母亲突然开始不认识人了，慢慢地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糊涂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
今年开始，母亲已经完全不认识人了，包括她四个儿子，不断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告诉她后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看着母亲一天天衰老，我心里无比悲伤，感叹岁月真是不饶人。

母亲年轻时在工厂医务室工作，特别能干，脑子又好，全厂4000多人名字全都叫得出，每个工友的病历卡绝不会弄错，母亲还做过打字员，那时打字不容易，需要一个人在一个大转盘找出铅字，排列好秩序，用小榔头，一个字、一个字敲打在蜡纸上，这种工作对眼神、脑力要求特别高。

这样精明能干的母亲，怎么会得了阿尔茨海默症？我们兄弟四人都尽心尽力照顾母亲。有时候母亲白天睡多了，晚上就不睡，一会儿儿拉床单，一会儿踢凳子，撕开尿布，弄得我们精疲力尽。今年6月6日，母亲又一次突然发烧，主要是间质性肺炎引起的。大哥、三哥及时打120，救护车把母亲送到医院，医院马上开具了病危通知书。我半夜赶到医院，值了一个晚上的班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哥、三哥又给母亲转院，医院再次开具了病危通知书。

由于疫情，陪护人员也要做核酸检测，大哥自告奋勇，陪护母亲一周，我们几个兄弟天天去医院。经过治疗，母亲终于转危为安，我们再一次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家有病人，尤其是家里有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病人，全家必须全心投入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每周轮流值班，母亲大小便无法控制，但是母亲仍然很干净，几个哥哥经常为母亲洗澡。洗澡特别花力气，又要特别细心，每次给母亲洗完澡，我们的衣服都全部湿透。

我大哥72岁，二哥69岁，每日照顾，没有一点怨言，有困难几个兄弟一起上，大哥带头好，从不计较。

一个人的长寿离不开亲人的细心照料。阿尔茨海默症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，母亲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烦恼，而这个家庭从此背上深重的担子，终日疲劳。但如果这辛劳能够换得母亲生命的延续，我们愿意继续付出。10月2日，我去看望母亲，我问母亲，我是谁？母亲一下子脱口而出：“你是希安。”我听后泪流满面，妈妈，您还记得我。

父母是一本好书，不到一定的年纪无法读懂，而你真正读懂时，父母或许已经远在天国了。我今年做爷爷了，才真正体会到父母一生不容易。

每个人都有青春时代，读书、恋爱、就业、成家，每一个时期都是快乐的。但每个人都会慢慢变老，孤独是生活的常态，疾病衰老是自然会面临的一道坎儿。

有父母在，家便还在，父母是把死亡堵隔在我们前面的一道墙。因此，父母在，再辛苦，也要尽心照顾好他们。

本。可我想知道的是，世界上的睡莲，有几种颜色呢？

丁克家庭未养宠物，家里植物都是我们的孩子。睡莲远道而来，自然备加呵护。只要睡莲花朵一合，家里就安静下来了。晚间，四下走动，动作也轻盈了许多。不要吵醒睡莲啊，爸爸这样说。

暮夏时节，我在小区花园里捡了数十颗紫茉莉的种子，黑黑的，形状像小地雷。回家后，泡在碗里个把小时，找了两个迷你花盆，四枚一组，埋进土里，约摸二十天，种子就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了。刚发的嫩芽上，还夹着尚未脱去的“贝雷帽”，既委屈又可爱。可见，它们曾经是有多么勇敢地奋力向上啊。我算了算，播下去的种子，都破土了，只不过，有的健硕，有的羸弱。日升日落，紫茉莉与睡莲，相安无事，它们都在默默地追求自己的蓬勃。其实，什么是美？认真地活着，就是美。所有生命，都一样。不畏风雨，好好生活。

妈妈，您还认识我吗？

刘希安

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有关于礼物的故事，可谓信手拈来，一抓一大把。有的虚情假意，有的情深义重。

先说几十年前的故事。其一，在电视机还是时髦商品的时代，老袁的邻居不但拥有电视机，还打算把自家的平房推倒，翻建成楼房。村里管事的干部眼红他有钱，左右为难，偏不在批准文书上盖章。老袁如此这般给邻居出了个主意，不几天，老袁的邻居不但请管事的干部吃饭喝酒，还用板车把家里的电视、收录机、洗衣机、悉数搬到管事干部家里，多的话不说，放下就走。管事的干部心下大喜，以为人家这是送礼，毫不犹豫在批文上盖章。

几个月后，待到新房建好，老袁的邻居又大张旗鼓从管事干部家把电视等诸多电器搬走。旁边有邻居问：你这不是送给人家的吗，怎么又好搬回去？老袁的邻居回答：他一个光明磊落的干部，我哪敢贿赂他——我家里修房子没地方放，借他家的地儿放放，现在房子修好，拉回去，是自然的放情！

其二，我读大学时有个政史系的同学，家中异常贫困，为了把学生会主席追到手，不惜把他老娘土法制作的香肠和腊鸭搬到学校。还没找到机会送出，被舍友闻到香味，合伙以酒精灯做灶，以饭盒做锅，烹而食之。都快到扫战场了，他才从外面回来。见此，呼天抢地，悲戚中，阴风怒号：“你们以为这仅仅是我的梦想和痴念啊？这还是我的黄金屋和颜如玉！”

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，哪个同学生了病，要是男生，折一架纸飞机送过去，至少能飞二十米还能在天上滑行几个圈的那种，说不定这男同学当场就能下地；要是女生，她的伙伴儿会缝一个碎布沙包，扎一个好看的鸡毛毽子，都是最好的礼物。

到了中学时代，流行互寄贺卡和明信片。

信片。每到年末岁初，平时人缘再差的同学，都会收到几张。如我等钱包小而朋友众多的人，买不起更多的贺卡，也不会陷入绝境。到供销社仓库捡回一堆白色的硬卡纸，本着明信片裁剪开，堆着板报插图，精心画上一幅幅画，用英文或者汉语写上祝福语。那时候邮局也开明，只要在右上角贴足邮票，就一定能够寄到想要寄的那个人手中。量大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同学流水线作业，勾线的，上色的，写祝福语的，张张不同，张张精彩。我至今还保留一张，每次翻出，忍不住怀念那真诚而单纯的美好时光。

这种纯手工的情结一直持续到到现在。别人只知道我会写，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还会做泡菜。得我老娘的真传，我做的泡菜还将就。朋友若与我谈及四川美食，说到泡菜上，说

不定就会收到我亲手制作的一坛泡菜。泡菜是四川人的命根。嘴巴里淡而无味，两根泡豇豆、一根火红的泡辣椒、半块金黄的泡姜吃下去，立时还魂，一眨眼睛就五人六，劲头十足。汶川大地震那年，许多老百姓仓促间从家里抱出来的，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晃荡着泡菜的泡菜坛。

这些年我身边的川渝同乡，每年自购数千甚至上万元老家的农副产品，诸如苹果、洋葱、橙子、柑橘等等，分赠熟识的朋友。并非我这些老手钱多，或者要巴结谁，这其实是在帮助自己的家乡人增加收入。

让父老乡亲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，通过“网络销售”，他们既得到了体面，劳动还受到了尊重，从而变得更加勤劳。这又是另一种充满中国人婉转智慧和沉甸甸心意的手工礼物。

礼物是开放在人生活上美丽的花，看到了得到了，是幸福。如果没有，它一定变成果实在某处等你。

手工情结

李新勇

责编：吴南瑶

十日谈

礼物的故事

